

黃帝內經太素

四

黃帝內經太素卷十七

證候之一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勅撰注

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其主腎也肺之合皮也其榮毛也其主心也肝之合筋也其榮爪也其主肺也脾之合肉也其榮唇也其主肝也腎之合骨也其榮髮也其主

脾也是故多食鹹則脈凝澀而變色多食苦則皮槁而
毛拔多食辛則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則肉胝膈而脣揭
多食甘則骨痛而髮落此五味之所傷也故心欲苦肺
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腎欲鹹此五味之所合五藏之氣
也故色見青如草茲者死黃如枳實者死黑如炁者死
赤如衄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以上從素問五藏生成篇補入此五色
之死也茲青之惡色也炁音苔謂草烟栖聚炁燂黑之惡色也衄凝惡之血也枯骨白之惡色也青
如翠羽者生黑如烏羽者生赤如雞冠者生黃如蟬腹
者生白如豕膏者生此五色見而生者也此五者皆病候不死者色

也生於心如以縞裹朱生於肺如以縞裹紅生於肝如

以縞裹紺生於脾如以縞裹枯樓生於腎如以縞裹紫

此五藏所生之榮也縞工道反白練此五者皆是无病平人之色也味當五藏

白當肺辛赤當心苦青當肝酸黃當脾甘黑當腎鹹此言

五味藏色所當也故白當皮赤當脈黃當肉青當筋黑當骨此言

五事五色所當也諸脈者皆屬於目諸髓者皆屬於腦諸筋者

皆屬於肝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此四支

八谿之朝夕也諸脈髓筋血氣等五屬血氣皆於四支入谿朝夕往來入谿八脈也故人

臥血歸於肝肝受血而能視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

能握指受血而能捕

人臥之時肝足掌手指四事皆受作於四能有所用也

臥出

而風吹之血凝於膚者為痺凝於脈者為泣凝於足者

為厥

出不覆身也臥不覆身為風所吹寒風入腠血此寒凝聚積膚為痺積脈血澁積足為厥厥逆也

五者血行而不得反其故空為厥痺

此諸五者為得寒邪入血凝澁不得

流入空竅中故聚為足厥之病有三无五五當字誤也

人有大谷十二分小谿三

百五十四名小十二關此皆衛氣之所留止邪氣之所

客也鍼之緣而去也

小曰谿大曰谷谿谷皆流水處也故十二經脈名為大谷三百六十

五絡名曰小谿據前後體例无五十四手足十二大節名十二關此等谿谷關節皆是氣之行止之處故為衛氣所留邪氣所客緣此目色赤者病在心白在肺青在鍼石行之以去諸疾也

肝黃在脾黑在腎黃色不可名者病在胃中

惡黃之色不可譬喻

言之言之故不可名之也

黃帝內經太素卷十七

證候之一

不可各之也
言之言之也

黃帝問曰：人之形體，不可各之也。言之言之也。

黃帝內經太素卷十九

設方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勅撰注

知古今

知要道

知方地

知形志所宜

知祝由

知鍼石

知湯藥

知官能

知古今

黃帝問於岐伯曰爲五穀湯液及醪醴奈何

醪汁澤酒醴宿酒也

此並擬以去病爲之奈何也

岐伯對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

完稻薪者堅曰此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伐

取得時故能至堅

稻米得天地和氣又高下得所故完稻薪收伐得時所以堅實用炊以爲

醪醴可以療病者也

黃帝問於岐伯曰上古聖人作湯液醪醴爲

而不用何也曰上古聖人作爲湯液醪醴者以爲備耳

夫上古作湯液故爲而弗服

伏羲以上名曰上古伏羲以下名曰中古黃帝之時

稱曰當今上古之時呼吸與四時合氣不為嗜欲亂神不為憂患傷性精神不越志意不散營衛行通腠理緻密神清性明邪氣不入雖作湯液醪醴以為備擬不為服用者也

中古之世德稍衰也

邪氣時至服之萬全

上古行於道德建德既衰下至伏羲故曰稍衰也帝王德衰不能以

神化物使疵癘不起嗜欲情生腠理開發邪氣因入以其病微故服湯液醪醴稍衰而猶純故因湯液而萬病全

萬全曰今之世不必已何也

曰不定皆全故曰當今之世必

齊毒藥攻其中鑱石鍼艾治其外形弊血盡而功不立

者何也

廣前問意問意曰良藥可以養性毒藥可以療

藥以攻其內鑱石鍼艾以療其外外則曰神不使何謂

神不使

人之神明有守以營於身即為有使也

曰鍼石者道也精神越志

意散故病不可愈也

鍼石道者行鍼石者須有道也有道者神不馳越志不異求意不妄

思神清內使雖有邪客服之湯液醪醴萬全也

今精壞神去營衛不可復收

時今

五藏精壞五神又去營衛之氣去而不還故病不愈

何者嗜欲無窮而憂患不止

故精氣弛壞營衛除故神去之而病之所以不愈者

也

以下釋前精壞神去營衛不行所由也一則縱耳目於聲色樂而不窮二則招憂患於悲怨苦而不休天

之道也樂將未畢哀以繼之故精氣弛壞營衛除神明去身所以雖療不愈也故無恆愚品不可爲醫作巫

斯之謂也

知要道

黃帝曰余聞九鍼九篇余親受其調頗得其意夫九鍼

者始於一而終於九然未得其要道也

九篇謂九鍼章別卽爲篇非是

一部總有九篇也調謂一同指歸要道謂渾一之妙也

夫九鍼者小之則無內

九鍼

之道小之有內則內者爲小鍼道非小也故知鍼道小者小之窮也

大之則無外

鍼道之大有外

者爲大鍼道非大也故知鍼道大者大之極也

深不可爲下

鍼道之深更有下者則鍼道非深故

知鍼道深者深之深

高不可爲蓋

鍼道之高更有高者則鍼道高者高之高

惚無窮流溢亡極余知其合於天道人事四時之變也

窮之更妙故不可窮也極之愈巧故亡極也天然余願道人事四時之變旣然余知鍼道與之同者也

然余願

聞雜之豪毛渾束爲一可乎

余知鍼理與道變似萬端而願參之同毫釐之細渾

之若眾妙之一也同毫之細有神岐伯曰明乎哉問也使

之明若眾妙之一得萬事之畢

非獨鍼焉夫治國亦然

毫細渾一人道用之鍼液可以退年以之保國可以延祚非大

聖之明孰能問此

黃帝曰余聞鍼道非國事也

鍼道去病存己國事即先人後

己存身與利人兩異恐鍼道非理國之要

岐伯曰夫治國者夫唯道焉非道

何可小大深淺雜合而為一乎哉

理國安人也鍼道存身也安人之與存身

非道不成故通兩者渾然為一也兩者通道故身國俱理耳夫積小成大故小大不可異也益淺為深故深淺

不可殊也鍼道者即小與淺也理國者即大與深也所以通為一即鍼道理國得其妙也黃帝曰願

卒聞之岐伯曰日與月焉水與鏡焉鼓與響焉

以下設日月水

鏡鼓響六譬欲窮存身安人微妙之道

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彰水鏡之察

不失其形鼓響之應不後其聲治則動搖應和盡得其

情

鍼藥有道故渾一而用巧理國有道故政同而理能是以鍼藥正身即為內也用之安人即為外也內譬

日月水鏡鼓響者也外譬光影形象音聲者也鍼法存

身和性即道德者也攝物安人即仁義者也故理身理

國動搖應和盡和羣生之情斯乃

至真之道也不後者同時者也黃帝曰窘乎哉照照

之明不可蔽也其不可蔽者不失陰陽也

以陰陽察於內外故照照

不可蔽者也

合而察之切而驗之見而得之若清水明鏡不

失其形也

以內外合而察之以志意切而取驗故得之見而得之見得之明若水鏡之明不相失之

也

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藏波蕩

五首五色即外也五藏即內也以五藏神

性波蕩故音色不章明

若是則外內相襲若鼓應桴響之應聲影

之似形也

舉此三譬以曉物情也襲者因也鼓聲與形為內近也桴影及響為外遠也

故遠

者司外揣內近者司內揣外遠者所司在外以感於內近者所司在內以應於外

故曰揣也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蓋請藏之靈蘭之室

弗敢使洩是爲陰內陽外感應之極理以是天地足蓋无外之大故請藏靈蘭室寶而重之

知方地

黃帝問於岐伯曰醫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

何也岐伯曰地勢使然五方土地各異人食其土生病亦異療方又別聖人量病所宜

一病合以餘方療之皆得愈者大聖之巧故東方之域天地之法始生也魚

鹽之地濱海傍水其民嗜魚而食鹹皆安其處美其食

天地之法東方爲春萬物始生之方也人生魚鹽之地故安其處美其食也魚者使人熱中

鹽者勝血故其民皆黑色疎理

魚性是熱故食之令人熱中鹽水也血者火也

水以尅火故勝血而入色黑也

故其病皆爲癰瘍其治宜砭石故砭石

者亦從東方來

熱中疎理之人多生癰瘍病也瘍養良反瘡也砭鍼破癰已成冷石熨其初起

此言東方病異療

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也天地之所收

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其民不衣而疊薦其

民竿食而脂肥故邪不能傷其形體其病皆生於內其

治宜毒藥毒藥者亦從西方來

竿許白反西方金玉之所出故爲金玉之

域也西方爲秋故爲萬物收引之方也不衣者不以絰爲衣而以疊薦其身食物壓竿磨碎不以完粒食之人多脂肥腠理緻密風寒暑溼外邪不傷而爲飲食男女內邪生病故宜用毒藥攻之北方者天地

所閉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凍其民樂野處而

乳食藏寒生病其治宜灸焫灸焫者亦從北方來

北方為冬

故為萬物閉藏之方也北方其地漸高是陰中之陰故風寒也所樂之處既於寒所美之食非溫故五藏寒而生病宜以灸焫焫燒也而悅反南方者天地所養長陽

氣之所盛處也其地污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其民

嗜酸而食胘故其民緻理而色赤其病攣痺其治宜微

鍼故九鍼者亦從南方來

南方為夏萬物養長陽盛之方也陽中之陽其地漸下故

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污下溼也胘快付反義當腐南方為火色赤故人多赤色也以居下溼多攣痺病故宜用九中央者其地平以溼天地所生物色者眾

中央為土故其